

天道第四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豈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而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譏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

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郭註其貴常在言意之表故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耳輪扁之不能喻于言物各有性教學無益當古之事已滅於今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呂註莊子言此欲學者遺言忘書而不求於形色名聲之間也夫斲輪事之粗者然疾徐甘苦得於手而應於心者雖父子猶不能喻而受之則夫道之為物其傳之難於斲輪甚矣誠不能求之於心而唯書之讀則糟魄之喻非虛言也  
疑獨註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則所謂書者不過陳述而已世以為書足以盡道不知道者也言者莫不貴意意者隨道而無窮言不足傳則所謂書者何足貴哉世之所貴非所貴也不可言者道之全可以言者道之散道不出於性命之自然必也會之以無形因之以至理關於寂寂見於

冥冥可也而世之人舍自然之常性求先王之陳迹愈求而愈失矣夫耳目所聞見不過乎形色名聲其於書也亦若是而世人迷真失性謂形色名聲為能得彼之情此可悲也若能忘其形色名聲而棄言遺書因之以心會之以意則天地之至理性命之大情可不言而喻矣篇扁以桓公感於先王之陳迹而不知大道之本故以斲輪之事喻之在乎循之以理而不失其性不疾不徐得手應心數者自然之性存焉者所謂理也口不能言所以不能喻之於子而老斲輪斲輪技之末猶不可以言喻况欲求道於書乎唯善學者讀其書求其意舍其迹會其心斯免輪扁之譏也  
詳道註書言之於意猶形色名聲之於情情不可得之於形色名聲意不可傳之於書言必矣故善易者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善詩者得志而忘辭得辭而忘文豈非所謂祠祀畢易狗捐醇醪醜糟粕棄者哉桓公所以因輪扁而悟讀書之非王壽

所以因徐馮而起焚書之舞也

碧虛註古人已往所傳者書語而已胡足貴哉譬如問答五味只可說其形色名聲甘苦之味終莫能告也舍形色名聲則知者不言斯得之矣輪扁之得心應手妙莫能喻者有術數存焉此所以終身行之也年隨時化道逐日新古人語此未嘗不慨然也

庸齋云書能載道所以貴之貴在道不在書也以道爲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在道而不在言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與書皆不足貴矣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不可見聞而世人欲以形色名聲得其實可悲也夫此段發明前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精妙若此書載古人之言其人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之舖豈知酒味哉

跡者履之所出而跡非履也書者道之所寓而書非道也悟者因書以明道述者合道而求書故桓公溺於陳言輪扁

得以進說以粗喻精即事明理無適而非道也夫斲輪者選材施工所以任重致遠而推行於天下即懷道抱德而欲有以濟世之譬也其運斤之妙得心應手雖父子不能相傳則方圓長短之數疾徐甘苦之節一得之於自然有不容以言書者矣況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之道其可以書盡乎扁之老於斲輪豈措指於推鑿之間而勞筋苦骨爲哉蓋因道進技以天合天得其所以爲輪用力少而見功多故終身由之而弗舍也推是理以達於書宜無難矣桓公蹄跡遺心遂謂聖人已死焉也得以盡其辭而蔽其失夫聖賢所學者道所傳者心苟得其心則知有不死者存此道可以坐進又豈在說說乎紙上之糟粕耶此有以見聖賢不得已而立言傳書南華借此以祛世人泥象執文之弊學者信能見月忘指而復吾混成之天則迴視挾册諸生不直一笑此條大意與庖丁解

牛章相類但未後久桓公領話耳留此一語以惠後人必有承當者  
是篇以天道命名特標其首次以帝王聖道玄聖素王之事業以道德爲主無爲之常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中叙德教禮樂仁義分守形名賞罰治世之具無不畢備然皆不離乎人道之常何也蓋善論天道者必本乎人能盡人道者可配乎天天人交通本末一致廣無不容淵不可測又安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至論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萬世不易之理所以立人極贊天道也若夫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則天自己出炳靈獨化地道人道其有不從者乎夫修治具以明治道古今之通論然有用之而治或用之而亂者以其不知本末先後之序君臣詳要之宜故也世謂南華立言多尚無爲而略治具觀是篇所陳禮樂政教究極精微有非諸子所可及者要皆出於天理

之自然假人以行之耳信明乎自然之理則可以由治具而通治道使君臣父子鳥獸草木皆得其宜天下擊壤謳歌不知帝力謂之無為可也至若孔子欲藏書而繕經以說成綺問修身而其容崖然是皆狗人而忘天所以老聃弗許也唯至人知仁義為道之末禮樂為道之賓能天能人極貞守本而神未嘗有所困故雖有世而不足為之累也終以遺書得意猶柏陳言而寓之於輪扁蓋恐學者狗跡遺心舍本趨末則去道愈遠但當究夫聖人有不亡者存則學者當自絕學而入傳者當得無傳之傳而天地聖人之心見矣何以古人之猶柏為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卷四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運第一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其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噬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郭象註天不運而自行地不處而自下日月不爭所而自代謝勗主張綱維之者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各自行耳不可知也雲雨俱不能相為亦各自爾設問自爾之故夫事物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原至極亦無故而自爾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

呂惠卿註天運地處吾不知其真運真處

也日月爭所吾不知其真爭所也求其主張綱維與推而行是者皆不可得意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吾不可得而知也水之升而為雲雲之解而為雨求其隆施與淫樂而勸是者不可得風起西東彷徨無定求其噬吸披拂者不可得此乃道之不測而為神者也知神之所為則主張綱維隆施披拂是者皆以此而已五常即五福鸞用五福威用六極順之而吉也反是則逆之而凶九洛即洛書九疇九疇之用至於福極則治成德備監照下土而天下載之此所以為上皇上皇則擊天地馳日月隆施雲雨噬吸風氣而常居無事之地者是也豈必求之於鴻荒之世哉

林疑獨註天圓自動豈有意於運地方自靜豈有意於處日月往來無所止所以無爭也天之運也孰主宰而弛張之地之處也孰綱紀而維持之日月之往來孰居無事推而行之此皆自然然而然豈有為於其